

无形能量罩

万尚君 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 史新奎

装帧设计 汪 卉

ISBN 7-307-02166-8



9 787307 021662 >

ISBN 7-307-02166-8/I • 186

定价：9.90元

无 形 能 量 罩

万尚君 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无形能量罩/万尚君著.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6. 5
ISBN 7-307-02166-8

I. 无…

I. 万…

II. 科学幻想小说—中国—当代

N. I 247.55

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华中农业大学印刷厂印刷

1996年5月第1版 1996年5月第1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0.375

字数: 222千字 印数: 1—3000

ISBN 7-307-02166-8/I · 186 定价: 9.90元

内 容 简 介

这是一部科学幻想小说。

凌教授及其子凌云、同事杨威之女杨眉，都莫名其妙地“升空”失踪。据分析，他们是被一些无形能量罩罩住劫走的。

杨威和凌云之母曼依古丽及桑结巴赫、丹增达玛等老一辈科学家们研制了光子推进器、自回次波探测器和反物质势阱发生器，以供追寻和击破无形罩之用；凌云之妹凌星和她的同学姜琳、哈木孜、米加、泰森等中外青年一代刻苦钻研，掌握了上述设备，飞向太空寻找亲人；凌教授、凌云和杨眉得到上世纪的捷里枝老前辈的遗物的帮助，与劫持他们的太空犯罪集团苦斗，以他们的天才和无畏揭穿了施放无形罩的太极球的奥秘。太空和地球的三支队伍终于制服了无形罩，粉碎了罪犯们的阴谋，在“捷里枝星”上会师。

本书以爱祖国、爱人民、爱科学和舍己为人为主题，讴歌了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干部和普通工人、农民及战士的高尚情怀，鞭笞了罪犯们的凶残丑恶，描述了祖国未来的建设成就和科技新貌。

本书在普及科学技术知识方面作了重大努力，书里涉及了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学等多学科的知识，铺叙通俗、生动、易懂，还提出了迄今无人涉及的“自回次波探测”、“中子元件”、“激声器”等未来科学课题的设想。

本书适合有中学以上文化程度的读者阅读。

目 录

无意升空.....	(2)
有防入地	(28)
星岩浩气留	(47)
情系天罩	(73)
志壮地城	(98)
何惧跳梁侯.....	(129)
试身手.....	(160)
路遥义重.....	(184)
太空任遨游.....	(213)
曲终人去.....	(239)
肝胆互见.....	(270)
丹心照千秋.....	(301)

无意升空，有防入地，星岩浩气留。
情系天罩，志壮地城，何惧跳梁侯。
试身手，路遥义重，太空任遨游。
曲终人去，肝胆互见，丹心照千秋。

——调寄〔少年游〕

这首不伦不类、枯燥乏味、平仄不合、音韵不谐的长短句，是一个故事的梗概。这个故事是一条有限曲线，它有两个端点。

一个端点在捷里枝星。你不知道这颗星？当然，一个人的生活经历是有限的，你不可能什么都知道。

另一个端点在塔克拉玛干。你知道这个地方？当然，一个人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你不可能什么都不知道。

塔克拉玛干是一片大沙漠？那里正在勘探和开采石油？对，你真的知道。

塔克拉玛干农林牧渔总场——什么？总场在哪里？当然在最中心的位置。怎么？那里是“死亡之海”，不宜农，不宜林，不宜牧，不宜渔？

哎，同志，你看远点！朝前看，望远点，就能看到农林牧渔总场。再看远点，那是塔克拉玛干研究院。

星期天早晨——

飞星传恨

银汉迢迢暗渡

秦 观

无 意 升 空

“云云，起床！”云云听到爸爸的喊声，一掀被子坐起身来。他揉揉惺忪的睡眼，茫然四顾，薄如蝉翼的蚊帐给房间里的什物罩上一层雾，透过这层雾，壁灯、衣橱和沙发一一映入眼里。一阵晨风，蚊帐微微鼓了一下，送进一阵兰花香，窗台上一盆素心兰有几个剪儿微微张着尖嘴轻轻摆动。可是，没看到爸爸。唉——爸爸……

“快穿上衣服，小心着凉！”又是爸爸的声音，爸爸不在房间里，声音是从写字台上那盆枝条摇曳的文竹旁边的火柴盒般大小的椭圆小盒里发出来的。

云云匆忙地套上衬衫和毛线背心，撩开蚊帐，穿上长裤，把双脚插进球鞋，没好气地嚷嚷：“你为什么老用爸爸的口音跟我说话？为什么？我不准你用爸爸的口音讲话！不准！啊！——爸爸！”云云想哭了。

“这是曼伊古丽输入的，你妈妈——”小盒终于不响了。

“妈妈——”云云叹口气。

云云的爸爸凌和清教授是一位学识渊博的星际物理学家，上个月在研究院大楼楼顶打太极拳时突然失踪了。

那天早晨，雪后放晴，风也停了。凌教授从所居住的 37 楼乘电梯上到这座地下 20 层地上 160 层多重弓字形排列的大楼的楼顶，按惯例打起太极拳来。

他上来不过 4 分钟，下一趟电梯把云云的妈妈也送上了楼顶。曼依古丽，这位造诣极高的电脑工程师上到楼顶，看到丈夫正“野马分鬃”，接着一个“如封似闭”，推掌踢腿，呼吸吐纳，不便打扰，便默默地站在一旁。

楼顶上，除北侧并列一起的电梯间和楼梯间外，整个儿种着一层草皮，据说，草皮到隔水层之间有深一米的泥土层。

两排缸栽的雀舌松，都有两人高了。那一丛丛的翡翠雀，雪后成了银雀舌，舌尖还缀着银色小琉璃球。盆栽的腊梅满树皆花，红梅、白梅、绿梅和墨梅则满枝蓓蕾，只有寥寥几朵张着小嘴吐出幽香，与腊梅的浓厚香味混在一起，不易分辨。草皮的草尖透过薄层积雪，直愣愣地向上。葡萄的长蔓上一片叶子也没有，褐皮虬条爬上护栏甚至伸到矩阵天线和抛物面天线的支架上。在楼顶正中矗立的声像发射塔周围，十几盆山茶结满比乒乓球还大的骨朵。电梯间旁边的拱形玻璃花房里，寒兰、牡丹、海榴和丹桂也都一一将花瓣伸向太阳。

“四季花同开！”曼依古丽轻赞一句，将视线移向凌教授。“如抱太极”，丈夫仍在缓缓地打拳。她走近护栏，低头下望，层层房间的阳台上摆满了花盆、花钵、小花缸，有的只有光杆儿，有的有着青郁的枝叶，少数正开花的是梅和水仙。对了，水仙，曼依古丽想到阳台玻璃窗后一红一白两盆水仙也该趁天晴搬到玻璃外晒晒了。她踱到自家阳台正上方的护栏俯身下望，最高几层的阳台她看得清清楚楚，可哪是自家阳台却分辨不出。她默算一下，总共相距124层。

“唉，人的视功能太差，一百多层，不过四百来米。”她摇头苦笑。然后抬头远眺，塔克拉玛干原野映入眼底。

“塔克拉玛干”，死亡之海，这是上世纪以前人们对这浩瀚的大沙漠的称呼。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努力，而今这里已是一片绿野，一片农林牧渔兴旺的辽阔沃野。名叫沙漠的玩意儿，只有塔克拉玛干原野的中部才保留着一小块，一个边长约100公里的大体为等边三角形的小块。靠近三角形三个顶点分别是地热能站、大型航天机场和石油采集中心，而在三角形的中心则是一个热核能站。三角形的周边，生命力极强

的灌木丛和草丛不断地蚕食着沙漠，这一小块沙漠的命运也岌岌可危了。

远处，那一片庞然的建筑群掩映在水杉林带中。其中一幢较高的楼房房顶安有巨型太阳能电池板，那是塔克拉玛干的一个农林牧渔总场的场部。整个塔克拉玛干原野被宽约5公里的林带网分割成许多个边长约30公里的三角形小区：半数小区是山地坡地，辟为草场供放牧；三分之一的小区是农场；余下的小区，不大平整的是居民城，有工业、商业、科技文化事业和各项行政企业事业单位，总场部和这所研究院就设在这类小区里；平整的辟为咸水湖和淡水湖，分别放养江河湖海的生物。

曼依古丽曾屡被请去检修用于指挥湖中的鳊鲢鲤鳊进食、产子、休息或命令鲸鲨章鱼不得吞食珍珠贝和龙虾的电脑；或去协助设计安在狮虎豹雕脑里的硅晶片，这些硅晶片由总场计算机控制，能阻止它们袭击草场的牛羊猪马鹿，也能命令它们阻止牛羊猪马鹿啃食林带中的果树、经济林木、奇花异草或穿过林带去农场伤害庄稼。

“我去过几次？”曼依古丽默算着又转向丈夫。凌教授打出太极拳中一招“白鹤亮翅”：双手内勾，手腕处掌与前臂几成直角，两手侧起——抬平——斜上，身体也微微向上。这时，曼依古丽看到丈夫双脚离开地面，整个人体缓缓升空。同时，她感到自己也被一股力量拉向空中，——不，不是拉，而是觉得楼顶好像翻了个面，使她“头下脚上”地“掉”向空中，与她年轻时在游泳馆里高台跳水时空中翻滚而头向下扎向水面前的感觉极相似。

她“上落”的时间不过半秒，“上落”3米左右感觉就已

恢复正常。她重重地摔在楼顶带雪的草皮上，一阵头晕。她顾不得是否摔痛了，极力睁眼去看丈夫。只见凌教授加速地向空中“掉”了上去。

曼依古丽站不起身，挣扎着爬到电梯间，按下门上的特别报警装置的电钮。

整个世界为凌教授的失踪轰动了。一轮搜索，水下的，地面的，空中的，卫星上的，空间城的，都搜遍了。甚至连设置在行星城上的所有搜索装置，如人眼、光学仪器、电磁感应仪器和基本粒子探测装置都开动了，查了水下、水面、地表、大气层、月亮，以至整个太阳系各行星及卫星、小行星及太阳系的广袤空间，没有！凌教授失踪了。

全世界的电台、电视台、报纸、通讯社纷纷作了报道和评论。宗教界人士认为是太上老君有请，如来佛召唤，上帝、真主或耶稣相邀；科技界人士则纷纷发表《地球局部瞬间斥力的偶然爆发》、《重力反向特异功能初探》之类论文予以探讨；政界人士担心不友好国家使用什么特异技术绑架与本国利益攸关的专家以供己所用；国际宇航署则怀疑某些敌对势力用有抗搜索设备的装置劫走了本署倚重的星际物理学界泰斗……然而，这都是猜测臆断，真实情况只有：凌教授失踪了。

云云从电视机里得到消息是在事发当日。他利用寒假，正在钓鱼岛上一个属于东海农业大学的饲养场里帮太爷爷——爸爸的爷爷牧鹿饲貂养獭。太爷爷原是东海农大养殖系的动物饲养员，退休后不肯歇着，自己讨了这份差事，到饲养场当编外牧工。太爷爷虽然已满99岁了，但跋山涉水、上树钻洞，仍然身手矫健。得到孙子失踪的消息，老人家好像一下

子变老了，拄着拐杖，颤巍巍地按着袖珍无线电话机的号码键打电话，向国际宇航局、国家航天部、国际空难救助总署、环球天难救援中心查询，然而……

云云心神不安地向白发骤增的太爷爷告别，回到塔克拉玛干研究院的家里。见妈妈瘦了，黄了，他安慰妈妈，妈妈也安慰他，互相安慰了一阵子，娘俩都不说话了。

开头，每天有数不清的询问、慰问电话电报，接待一阵又一阵男女老少客人，直到有一天研究院贴出布告：“不要轻率打扰凌教授的亲属”，电台电视台播放了这条告示，研究院电讯台控制电脑甚至电梯控制电脑都接到这项指令，才算安静下来。但是，有一处电话频频打来，娘俩不能不接，那就是星星——云云的妹妹凌星来的电话。

凌星10岁就寄养在南沙行政区的外婆家。她从太平市三小毕业后考入曾母市二中初中部，那是南沙行署的重点初中，在南海省也颇有名气。每年暑假星星都要回塔克拉玛干，寒假除外。冬天的塔克拉玛干太冷，姥爷姥姥过年寂寞，这都是姥姥不给她放行的理由。这不，今冬就没回，只剩下爸爸妈妈两人在塔克拉玛干。

在电台初播凌教授失踪消息的同时，曼依古丽打电话给姥姥，要求姥姥无论如何不能让星星回塔克拉玛干，甚至不能让她离开南沙群岛：“她还小，我现在没精力也没心情去照料她。”姥姥一口答应而信守承诺，对星星盯得很紧，但她不能阻止她给妈妈和哥哥打电话呀！

曼依古丽嘱咐儿子好好复习功课：“后天就要开学了，别让我分心照顾你，我需要精力找你爸爸！”语气严峻。凌云郑重地点头。

曼依古丽拿出两只小盒，其实是两只盒形机器人。一只善于编制程序，可以作为她进行程序设计的助手和检验师。另一只她打算送给丈夫，这是一台波动信号分析储存转译仪。把它送到声像馆，同时用20部电视机放映20部不同语言的声像带，它马上就学会了这20种语言并能互相转译；把它放到生物馆里，开动馆内控制设备，模拟雨雪风雷气候，春夏秋冬四季，3天之内它就懂了馆里所有鸟兽虫鱼的声音和动作信号，包括超声的、次声的和各类电磁波信号；把它放到电报中心大楼，接通使用20种不同密码的卫星电报频道，3小时后，它就能破译这20种密码。这个小盒对丈夫的工作多有用啊！由它来帮助阅读各国资料，破译宇宙空间各种电磁波和基本粒子信号极其方便，一个星际物理学家正用得着啊！

曼依古丽把小盒放到放像机和放音机前，打开文柜，把所有有丈夫声音的录音带和录像带都放了一遍，指令小盒：“今后凡是讲汉语，你就用凌和清的口音讲。”然后命令机器人和电脑把凌教授的所有著作、讲义、文稿等等统统输进小盒储存起来。

云云他们开学才3天，曼依古丽病了，心脏病。研究院动员她去丁辰二空间城疗养，那里重力极小，对心脏康复有利。她先是不愿去，后来想，空间城在空间，也许在那里找老凌要方便一些，便答应了。

晚间，曼依古丽又指令电脑把云云的课本及大学星际物理系和空间技术系的全部教材都输进小盒。儿子也许用得着。

研究院信息研究部主任研究员桑结巴赫老爹——妈妈的上司和空间物理研究部研究员丹增达玛阿姨——爸爸的助手带领云云送曼依古丽到塔克拉玛干航天机场。在路上，曼依

古丽指令小盒：“从现在起，你的主人是凌云。”于是，两天来小盒与云云寸步不离，星期天也要他准时起床。

等到凌云系紧球鞋带，小盒又用爸爸的口音问了：“你要我用谁的口音讲话？”

“星星。用我妹妹凌星的口音讲话。”

“我没有储存星星的口音信号。”

“这——”云云愣住了，星星的口音？小盒从没见过妹妹，哪会储存她的口音？怎么办？——啊，有了！找电话记录磁带。他把最近半个月的电话记录带播放一遍，有妈妈的声音，云云的声音，外地亲属的声音，更多的是星星的声音：她的哭声、笑声、叫声，她还唱了一只歌：“我想爸爸，我想妈妈。”放了差不多一个小时，云云问小盒：“好了没有？”

“好了。All right.”小盒发出了星星的声音。

“话话，请通知咪咪泡茶，弄早点，叫净净做清洁。”云云发出指令。

咪咪是一个会做饭弄菜泡茶的机器人。外形简单，身躯是一个长方盒，内装计算机；头的位置处是一个锅形抛物面天线，那是接收和探测用的，是它的眼耳鼻舌；下身是3只可在各房间任意滚动不会发出声响的胶轮；有两只机械手。尽管它能当炊事员，但做的饭菜总没有妈妈做的味道好。云云针锋相对地称它为“咪咪。”

净净是一个管理家具做清洁的机器人。头是锅状天线，能正确判断来人是谁，哪件设备该启动，家具哪一处脏了；3只机械手，一只是吸尘器，另一只用来涂抹去污剂，第三只是抹布；3只脚也带胶轮，功能与3只手相似。它干活的质量可比云云高多了，云云赞扬地称它为“净净”，意思是干干净净。

小盒会说不会做，只配叫“话话”。

“是！”话话弹出一厘米长的小天线，天线一转就缩了回去，咪咪和净净马上就行动起来。

“今天是星期天，我不上学。”云云喝着茶，“要是爸爸妈妈在这儿……”

“嗡——”蜂鸣器发声。云云一按黄钮，门后荧光屏上显示出他的几个同学的影像：矮胖精壮的周至，顾长文弱的杨眉，颀颀得像是深闺小姑娘的哈木孜和泼辣得像野小子的姜琳。云云按了绿钮，门开了，云云把他们一一接了进来。

“好香的茶！”周至一伸手抓起云云喝的茶杯，脖子一仰，把半杯残茶倒进口里。

“你妈妈——有——电话给你吗？”杨眉掠了一下额前的刘海，她的目光向着云云的衬衣，像是在问钮扣。

“你别太难过。”哈木孜安慰他。

“你那个魔盒呢？”姜琳双手拨拉着他们四个，身体像花样滑冰一样打了两个旋，辫子甩得老高，转动脖子四处张望，“给我看看！——喂，在哪儿呀？给我！”

“谢谢！”云云对他们的四嘴三问以道谢代替回答，顺手拿起话话。

“给我！”周至把茶杯一撂，就要接过，到底姜琳动作快，已抓到手里了。

小盒一面是一个与人对话的小喇叭，另一面有十来个黄豆大的小按钮，两头各有两根一厘米长的可弹出的天线，天线端部各有一个金属小球，分别用于机械波和电磁波的接收与发射。云云向四位同学一一作了说明。

对于研究院的孩子们来说，电脑玩具人人都有，谁也不

觉得有什么稀罕。周至有一面电脑镜，一按电钮，镜中就会出现最近 24 小时内地球上最佳的足球赛场面。杨眉有一块可以折叠起来像一本书的液晶板，只要输入曲谱，它就能教她在钢琴上弹奏。哈木孜有一个由一只手和一个头组成的机器人，能与他下围棋并向他讲解每下一子的得失。姜琳的电子计时卡已经使她感到讨厌了：不问它，它不会告诉你现在几点几分；但只要妈妈把时间表输进去，它可厉害，该起床时你如果还躺着，该上课了你如果没进教室，该做作业了你如果不动笔，它一定吵得你心惊，直到你照它说的去做才罢休。奇怪的是，别人一点也听不出它发过什么声音。

周至把话抢过来，翻来覆去看了一会儿，“这玩意会说各种话？叫它说点什么听听！”

云云发出指令，话说了：“世界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一串清脆的童音念着中国历史上一位伟人的话。

“这是桑结巴赫伯伯的孙女念书的录音。”周至断定。

“不是，是丹增达玛阿姨的孙女儿。”杨眉不同意周至的判断。

“我想起来了，在我们塔克拉玛干大学附属二中开学典礼仪式上，有个初二的女同学朗诵诗歌，就是这种声调。大概你请她读名人名言录下来的，是么？”姜琳站起身，对云云狡黠地眨着眼睛，希望逗他一笑。

“也不像，这声音好像很熟，可我想不起来是谁。”哈木孜皱眉回忆。

“这是星星的口音，去年暑假她在这里住了一个多月哩！星星，我妹妹。”